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孙一寒◎著

俠義記

长篇小说

充满正义感的人物

充满戏剧感的故事

充满悬念疑惑的开始

充满因果报应的结束

天下的侠 世上的义

凡人的路 英雄的前程

一束光辉下的千辛万苦——

这不是一个人的苍茫 还有

必须诙谐以对的喧闹的世界

好人是应该成功的

坏人只会是 得逞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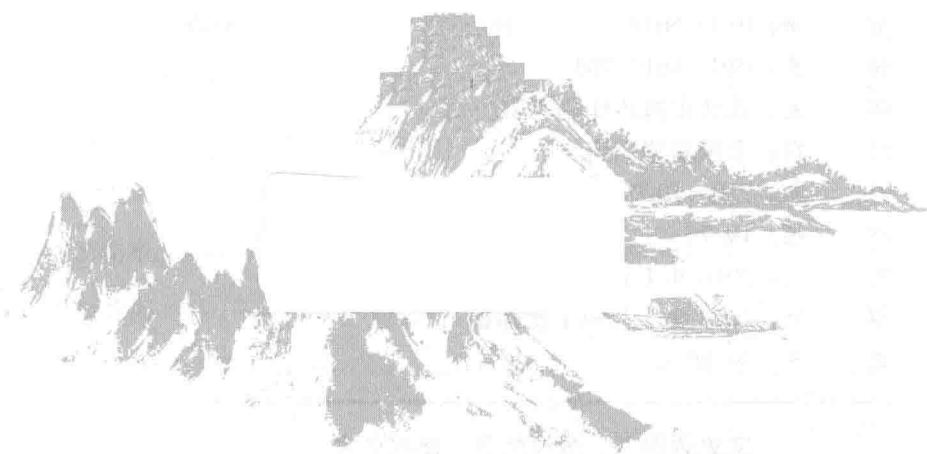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孙一寒◎著

俠義記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义记 / 孙一寒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737 - 0

I. ①侠…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8011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75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皇帝颁下诏书	1
酒馆里的奇事	4
骗子问卜	8
篡官	11
迎接假官	15
有苦难言	20
鬼闹衙门	24
假阎王审假鬼	28
真官和假官	33
奉天府丞遇拍花	39
神人进古城	44
真通判妙计复官职	47
替罪羔羊	49
冤家路窄	53
人到黄河	61
常八爷施展江湖术	65
滚刀肉闹妓院	69
治服“天下第一家”	74

东北虎闹公堂	82
“落地响” 侦探衙门	86
袁揽头顺服官府	91
马傻子造反	94
古庙匪影	104
监察御史监古城	107
因祸得福	111
为寡妇申冤	119
自投罗网	126
两个豆腐匠	130
惩治夺妻之徒	134
圣旨催军费	138
无中生有	142
八哥鸟骂浑蛋知县	147
张飞刀除奸酿血案	152
恶有恶报	157
张飞镖解救张飞刀	161
不翼而飞	165
奇人	170
逃之夭夭	174
黑吃黑	177
认牛为父	184
佛珠	187
当官也有愁事	190
医治知府心病	197
奇梦破奇案	201

猪食缸里的冤声	206
死而复活	211
遭遇泼皮	216
贪财好色的母子	220
落草为寇	224
鸡毛信	228
嫁祸	231
金碗闹剧	236
实事求是写奏本	242
私访古榆	244
连环计	248
苦中寻乐	255
山中隐士	259
杨虎闹公堂	264
夜偷绣花鞋	271
生米做成了熟饭	274
杨虎捉嫖客	278
纪大人打入衙门	281
兵匪争斗	286
书吏进奉天府报难	288
吝啬鬼	294
棍砸官局	299
知府高升	303

皇帝颁下诏书

嘉庆十一年。

初夏。

塞北，缓缓的辽河水，一艘木船逆流而上。艄公站在船头，摆着长篙，不时地把贼眼向那船舱斜视，看那书生打扮的人。

这人一身灰蓝色长袍，眉清目秀，煞是文雅，身边一书童相随。书生并非等闲之人，乃祖籍直隶的举人程人元也，此行乃奉旨就任古榆厅理事通判，其父曾是明朝官吏。明亡清兴，家道衰落，他不甘默度人生，发奋读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铁棒落成针，脱颖而出。虽非少年得志，但三十成名，统治一方，也是趾高气扬。望着辽河两岸碧绿的原野，自己挽回家运，光宗耀祖，好不得意！他轻声吟诵：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海是龙的家

云是鹤故乡

男儿宦海千秋志

汗竹一瓣香

吟罢，他对身边的书童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风清月明、水秀柳袅的大平原，岂容胡子作乱！我原以为这里险象环生，一路观光，满目祥和啊！到此地为官，实乃我的福分也。”

书童随和道：“大人，这一回就看你的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听了书童的阿谀奉承，程人元心里美滋滋的。

艄公边撑篙，边唤帮手黑子过来，说：“李四，你撑一会儿，我抽一袋烟。”趁机向李四小声嘀咕几句。

李四点头：“好咧，张三大哥，小弟来撑！”

张三蹲在船上，两眼溜着那书生。

张三装成有意无意之状，凑到船舱处，说：“小人冒犯官人了，敢问先生姓甚名谁？您可是来此地领荒的，还是经商或教书的？看您仪表非凡，富贵之相，清秀之气，必是吉人啊！”

书生听罢，说道：“我名为程人元，不领荒，却与垦荒者有万缕丝连；我不经商，但商人离开我便有财路之阻；我不教书，却承担教化万民之任啊！”

张三暗自思忖着：“这小子身边的书童，怀中那包裹落地有声，必有金银，即使他不是个清朝的狗官，也是有油水的财神爷！”于是，装作漫不经心地随便撒目看，心里惊奇：“哈！那书生竟与李四如双胞胎一样。一般的个头和长相，吐话口音，酷似一人。”他不动声色，去换李四，一边接篙，一边小声耳语。

月如银盘，野鸭戏水，船头船尾，时有鱼儿跳跃，岸柳袅袅，微风拂面，好一个宁静祥和的夜。程人元通判走出船舱，倒背双手，遥望灿烂星空中的那轮圆月。

李四把篙交给张三，也像累了的样子，装上一锅烟叶，吧嗒吧嗒吸烟，看见程人元全神贯注，吟诗赏月。他慢慢站起身来，突然猛地扬起左腿，照着程人元屁股上踹去，“咕咚”一声，程人元带着诗情，一头栽入了辽河里，连一声“救命”都没发出来，便顺水而去，没了踪影。

书童一路好奇，登山玩水，十分疲劳，抱着主人的钱褡和一个竹筒，头伏在双膝上，已进梦乡。李四的骂声和程人元的落水声把他从梦中吵醒，睁眼不见了面前的主人，正起身询问，便见李四跳进船舱，还没反应过来，后脖子就被李四用手掐住了。

“小秃羔子，我已将你主人踹进了辽河喂了鱼虾。你想死想活？想活，说实话；想死，这就去追你的主人。”

书童挣扎着求饶：“好汉饶命！饶命！我想活，我想活。我们往

日无仇，近日无冤，这有银子，全归老爷，只求快把我家老爷救上来！”

李四：“救你老爷不难！我问你，他是何人？”

书童：“他是做买卖的！”

李四把手用力一掐：“胡说！他是古榆厅通判，对吗？”

书童疼得死去活来，听了心里一惊，被他诈得六神无主，以为主人的身份他们全知道了，“嗯”了一声。

李四手松了点劲。

书童说：“主人是新来赴任的程人元，首次做官，尚未坑害百姓，无罪于地方，请好汉开恩，把他救上船吧！”

李四：“屁！替清皇儿来统治我们，我们便与他水火不容。休言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们早已有仇有冤。清皇帝的王公贵族，夺我们地，杀我们人，你家主人竟成了清皇儿的哈巴狗，死乃自找！你别管他的事，只管你想活的事吧！我问你，你和那狗官到那儿找谁去？”

书童说：“老爷，我和主人到古榆城。那里设厅，等他上任，这次划归古榆厅管的三县县令已奉旨前来，在古榆等我主人。”

李四：“你们以何为凭证来接管古榆厅？”

书童说：“竹筒中有官印、谕旨！”

李四瞥一眼地上的竹筒，心里有了底，一把将书童从地上提起，骂道：“无毒不丈夫，留你是留祸根，早死早脱生吧！”把书童举上头顶。

书童见求救无望，必死无疑，胡蹬乱踹，一甩头，竟把李四的小手指咬入口中，他狠命一咬。

李四“妈呀”一声，把书童抛进河中的同时，一节小手指头被书童咬在口中带走了。李四疼得弯腰在船上乱叫。张三放下船篙，找来红药糊在他伤口上，又用麻绳缠住他手腕，紧住血管，止住流血：“大哥，上岸，找个小店，再做打算。”

酒馆里的奇事

皇帝下诏的古榆厅所辖的通江口，系东辽河、西辽河、招苏太河等数条河流交汇于此而形成的渡口。辽河由此西去八百里，从营口入海。当时，人们把海谓为江，于是此地得名通江口。

数河交汇之地，成了船只停泊口岸，促成了岸上稠密的炊烟。

居住这里的人们，多是打鱼、摆渡、制酒、开店。街面上摆摊卖药，打场耍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白日风流得筋疲力尽的通江口庄，月色下，沉沉欲睡。几家临街酒馆挂着红幌，幽暗的油灯，透过窗纸，映出屋中的店小二盼客的身影。

张三、李四肚中饥，口中渴，杀人夺银，又激动不已，看见几个写着“醉他乡”、“客入迷”、“逗你乐”的酒馆，觉得这店名往常值得他们光顾，今日不配，走到一家“柳暗花明”酒馆前，张三叫道：“好酒馆，‘柳暗花明又一村’，分明暗喻你我兄弟二人前程似锦，就吃住在这儿吧！”李四随张三入得店来。

店小二见这客人边叫“好酒馆”边兴高采烈地进到店来，知道是财神到，慌忙搬过两个凳，用袖头擦拭凳面，叫声“官人请坐”，便去端茶，当他给二人沏茶，才敢打量二位客人，却发现原来是两个摆渡的人。只见一人手不知因何而伤，血糊糊的，面带疼容，但长相却是文雅，瓜子面，面容透着白玉般的光泽，且白里透红，两道眉毛如唱戏的一般，不粗，不细，不黑，不淡，平而直，眉梢直指发际，一副文人仪表，但目中却有狡诈之光；另一位，膀大腰圆，嘴唇飞薄，眉毛如卧蚕，目带凶光。看着像一个能言善辩、心狠手黑、说打就打的手。二人如狼狐相伴。店小二接待的客人多了去了，

察面观色，便知人心，知道这晚来的客人，并非善人，心中有几分恐惧，小心翼翼地问道：“二位先生，吃斋吃荤，喝高粱白还是玉米香？”

“一盘麻辣大豆腐、一盘红烧猪肉，酒就不喝了，上半盆二米干饭。你去找一碗盐水，我的弟弟手破了，我给他洗一洗！”

听张三说完，店小二不敢怠慢，叫一声“好嘞”便去了。

平时顿顿饮酒，今日不行啊，有事在心，饮酒误事，非同小可。店小二把一切吩咐的事办完。张三给李四用盐水洗了伤口，二人吃得肚鼓，让店小二给安排了一个下处。

张三和李四关门掌灯，坐在热炕上，开始清点劫来的银子，不多不少，整整五十两，又把那竹筒中的公文倒出来。

张三、李四见那公文有任命程通判的谕旨，还有关于古榆厅治理的公告，唯独不见通判的官印。

张三说：“你与那程通判长得相似，你我来一个移花接木，你扮成通判，到古榆厅做他三年通判；我扮作随从，也享他一次人生富贵。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李四：“这官印不在，光有文书，计划落空，岂不是前功尽弃？”

二人越想越恼丧，闷闷不乐，长吁短叹，当夜无话，昏昏进入了梦乡。

天亮了。

张三、李四洗罢脸，步入前室。二人坐下来，思量吃点什么。

李四左手疼，便弄了个绳套，一头套在左手腕子上，一头挂在脖子上，左手挂在了胸前，对张三说：“大哥，我听说红伤忌辣的，这手指头这样，怕是吃不了葱姜蒜，也喝不了酒。可不能苦了您啊，小弟自便，大哥您可以随意。”

“兄弟疼在手上，连在大哥心上，我还喝什么酒，只要咱们事事顺利，待你伤好了，喝酒的日子在后头呢！小二啊！”

二人正欲向小二点饭点菜，“砰”的一声，店门被一人撞开，打外边进来一个手持马鞭，穿一身带补丁的土黄色长袍，腰中扎一麻绳的中年人，乌发挂着灰尘，进屋便把眼四处扫视，一眼看见了张

三、李四，喜得他上前一把抓住李四大叫：“驴！驴！我的驴找到了！”

二人哪里想到会有这么突如其来事，李四把被他拽住的那条没伤的胳膊一甩，怒斥道：“你要干什么？什么驴驴的？”

来说：“先生，我的驴丢了，见到你，我就有驴了！”那人喜出望外地欢叫着，又奔李四来抓胳膊。

张三先是一愣，继之喝道：“放肆！岂敢如此无理！”上前一把将那人胸前衣襟抓揪住，“滚开！”像丢鸡似的把那人提到几步外，往门那儿一扔。

那人无论身材还是块头儿，分明都不抵张三，一下子闹了一个后滚翻，撞开了店中的门，滚到后院去了。

张三气得唤店小二，责问道：“哪里来的疯子，既然挂牌打幌为何不安排好地面上的事？险些让我们惹出麻烦！”

店小二陪着笑脸，点头认错。

那滚到后院去的人又返回屋，扑通一下跪在地上，鸡叨米似的冲张三、李四磕三个响头，说：“谢谢先生，我的驴果然在后院！”

张三原以为他进屋又来添乱，已手握拳要教训他，谁知他进屋便磕头称谢，张三和李四都糊涂了。

店小二一眼认出那人来，上前一把扶起他，问道：“马哥，你着了魔了？”

马哥说：“我是急的、喜的，话也没说明白，让先生受惊了，见笑了。昨天，我给东家放牲口，丢一头白毛驴。我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急得我打孩子骂老婆，找了一大天，也没见到驴毛。有人说街东头那测字的先生，能测伤财不伤财。我到那儿问他能不能找到驴。他让我写一个字，我会写什么字？从小到大就认识我的姓。我就在地上画了一个‘马’字。那先生号称‘字字准’。人家叫他准先生。准先生左看右看，端详了一会儿，对我说：‘明天卯时一到，从我这测字的地方往西走一百米，看到我面前离我最近挂幌的店，你就进去，看见一个伤胳膊的先生，你的驴就找到了。’卯时一到，我就按准先生说的，找到贵店。见了这先生，我乐得忘了交代前因

后果，不想这位高个儿的先生怪罪我。我这一摔，摔明白了。我那白毛驴，就在后院呢。我的驴找到了。”

张三、李四听得直眼了，问那人：“此事当真当假，还是笑谈？”

店小二拉着马大哥手说：“这位大哥，从不撒谎。再说，那准先生，我也认识。二位先生，若有雅兴，不妨前去一看，便知分晓，准先生测字赛过神仙，此处无人不晓啊！”

骗子问卜

张三、李四也想测测未卜人生，便要去见识准先生。

马哥感激这张三一摔之恩，愿意为其带路。他牵着白毛驴，在前头引路。张三、李四不喝了，也不吃了，随着马哥去测字。

准先生住在临街一幢大草房，门框贴着“字字灵，事事准”的对联，横批写着“活神仙”。每天早晨，他都把一张水桌抬到门外，坐在桌前边品茶，边不紧不慢地打敲着木梆，招引测字的人。

这里还没开张，马哥便领来两个测字的。马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喜不胜收，大吵大喊道：“老爷子，真准哪！神仙一样，我把这两位帮助我找驴的先生领来了，您给测测吧！”

准先生古稀之人，雪白胡子飘在胸前，清瘦的个子，听见马哥恭维了，也不欢喜，也不客套，似乎有些麻木，只是对马哥点头说了句：“找到就好。请各位自便！”说完自己便坐到测字桌旁的圆木凳上，也不看张三、李四，戴上花镜，把放在桌上的毛笔和砚台往他们三人面前一推。

张三、李四见桌旁有一条三条腿的木凳，不坐，又不好写字；坐了，又怕坐翻了它，二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坐下去。

准先生开口道：“测一个字，十个铜钱。你们二人，共测一个字呢，还是一个人各测一个字？”

张三说：“钱好说，说准了另外还有酬谢！我们一人测一个字吧？”他征询李四意见。

李四说：“大哥说的是，我们不管钱叫爹，您老测准了，我们谢您还不算，日后还要用轿抬你做客呢。俺哥俩一人写一个字。”

准先生说：“准不准，我不夸，全凭你们那颗心去品。你俩谁先写？”

张三说：“我先写吧！写个啥字呢？”他心里想：“我与李四要去古榆城，不知前去是灾是吉，举棋不定啊！就写个‘前’字吧！”想到这儿，他操起毛笔，蘸上墨汁，在那宣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前”。

准先生把“前”拉到眼前，端详了一会儿，说：“这一个字便有分晓了。这个‘前’字，上边是两个长点，点下一横，横下有一个月字，月字右边是两个利刀。含义出来了。请二位先生细听：两把利刀护明月，二人奔月遇到‘前’，‘前’字发音也念钱，钱到多时便是官。”

准先生说到这儿，把张三、李四吓得心惊肉跳，仿佛准先生那天晚上看了他俩害通判程人元和书童一般，哪里还敢接话。

准先生也不看他们，继续说道：“这测字的含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先生不讲实情，我也不便问，但从字面上我可以告诉二位：两把利刀护明月，说明两个人要夺明月，还有两个人不甘舍这明月。结果，不甘舍的呢，栽到河里去了；夺月的呢，得到了明月。这明月，是钱也是官，得了明月，便得到了钱；有了钱，便也就有了官。‘前’字发音也念钱，钱到多时便升迁嘛！”

张三、李四想：“这明月就是通判程人元的银子和乌纱帽哇！这老头测字准得吓人。”

准先生说到这儿，问：“那位先生你写个字吧。这位先生的‘前’字只能讲到这里。”

李四想：“听这准先生测的，我和大哥的计划还有实现的希望，可通判程人元的竹筒里只有文书，没有官印，是个空筒。一场美梦别落空啊！”想到这儿，他操起毛笔，蘸上墨汁，在宣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空”字。

准先生把这“空”字拉到眼前，端详了一阵，说：“宝字盖，是一个反写成的‘山’，‘山’字下边有个‘八’字。那‘工’字，像一个人头顶天，脚踩地。万事没有偶然，你既然写出这个字来，心中办事也是没底呀！但是我告诉你，先生听清：脚踩大地头顶天，八旗子弟是靠山；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到极时便自满。什么意思呢？只管放心去办事，大清皇帝福分必助你交好运。自古人人都是白手起家，物极必反，事在人为，穷到极时必至富，富到极时必至穷，

空则满，满则空啊，先空后必满。无钱来钱，无权来权。”

张三、李四听了心中欢喜，可又怀疑，二人嘀咕几句，问道：“老先生测字，别人来写这个‘前’和‘空’字，你又作何解释？”

准先生听了，有些不耐烦，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天划分四季，四季分成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每个月又分两个节气，每个节气为十五天，这十五天中的每天又分十二个时辰；年跟年，月跟月，天跟天，能一样吗，同年同月同时生的人，有男有女，有富有贱，有聪明的，有愚顽的。就是同年同月同时来的人写出同一个字让我测，我也会测出不同的吉凶祸福来。边测边看，看什么？看他长相，看他语调，看他写字的笔顺和力度，甚至我听他喘气，嗅他身上的味道，能断定他是小人还是君子，是善人还是恶人。你以为，我只凭一个字就定了弦子哪！你以为我仅仅看了你二位的两个字吗？”准先生把击板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三、李四被准先生吓得一激灵，把那三条凳坐翻在地上，二人站起来，掏出二十个铜钱，又加些碎银，不敢久谈，匆忙谢辞，向古榆城而去。

篡 官

通江口东北方向一百五华里处的古榆城。

街头上人们说着：“金武老爷从京师回到古榆，皇上在古榆设厅，有官治理这一方了，这个厅官员叫理事通判，凭圣上威德必保一方平安。”

街头上张灯结彩。家家门口挂红灯，户户窗上贴“喜庆”、“欢迎通判上任”。

蒙古地局四合院里，正房是五间青砖青瓦的房宅，东西各三间青砖青瓦的厢房。连日来，地面的地主、绰号“南霸天”的李占奎，商人、绰号“惹不起”的赵华生，施耐庵的后人、绰号“施圣人”的施春庵，已由城外领先到古榆城来迎接新到的理事通判。

这三个人居于四合大院内，你猜度程通判的个性，他琢磨程通判的为人，等得闲饥难忍。

地局的放荒人金武老爷告诫三人：“赶集上市人中常有强盗歹人混于其中，弄不好会有灾祸降身，古榆城闹鬼，白日，鬼与人争夺钱物。”

三人毛骨悚然，不敢走出大院寸步，甚至担心从高墙外飞进什么人来，夺财害命，暗自为即将到来的通判担心。

南霸天和惹不起、施圣人，在大院东厢房，看着红日中天，小燕绕梁，不时地侧耳听着什么，显出恐慌来。

李占奎说：“我们虽然生活在这草原上，过去却不相识，在下想，咱们互相介绍一下，以便日后共续友情如何？”

“好啊！”施圣人附和道。

李占奎说：“那好，在下先自我介绍。”